

豫章

章

策

書

第四冊

胡子衡齊卷三

秦和 胡直 正甫 譔

博辨上

弟子問於胡先生曰孔子之亟稱博學也何哉胡先生曰博乎哉博乎哉知博者希也夫伏羲所謂聖非以結呂網立庖厨而稱也軒轅所謂靈非以教熊羆推神策而擅也神農所爲神非以察百藥銚耒耜而號也夏禹所爲智非以裂橈楫沉金匱而名也周公所謂才非以造指南立土圭而推也孔子所爲至非以對羶羊識專車而謂也彼其所以聖所以靈所以

神所以智所以才所以至則有歸也孔子教人以博學明矣他日語多能則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語多知則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語人以博而不自與博孔子非故也彼其所以學所以博則有歸也今夫人性一也故兔置野人可與上聖同腹心才質殊也故巖廊上聖不得與匹夫爭技能是故大撓造甲子蒼頡立書契力牧著兵法羲和在日月胡曹製衣服奚仲作車輿禹專水土稷任稼穡夔樂夷禮契教陶刑皆終身不易其能能者非侈而不能者非詘也誠以才質殊而實用顯也其在後世若后羿之射王良之

御師曠之音郢匠之斤各不易業非不欲易也以之
易業則願其藝大夫種之治國蠡不知也范蠡之治
兵種不知也子房之運籌決勝淮陰之戰勝攻取玄
齡之謀如晦之斷各不易用非不欲易也以之易用
則願其國昔者樊遲之在聖門請學稼曰吾不如老
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子入大廟每事問夫農圃
之役大廟之事孔子且不能兼知況學者乎子思子
曰雖聖人有不知不能此非獨才質殊也勢力弗兼
也而後之儒者惑窮理之誤訓則謬悠其說曰一物
不知儒者所恥夫既恥一物之不知也於是焉驚知

所不能知驚能所不能驚兼所不能兼辟之臨海
算漸而欲以窮源登嶽辨枝而欲以探本非獨失其
源本其疲天下後世不可竟也天文地理古之人有
布算者要多出于偏長專家而君子難強焉世儒者
曰聖人仰觀俯察吾何獨不然不知此觀察者非聖
神弗能也故惟伏羲而後能仰俯觀察窮極象數吉
凶與民同患不然者則一毛千里矣唐一行之曆法
得之國清郭景純之地理受之錦囊陳圖南數學傳
穆伯長以逮堯夫象學傳种放至范諤非獨受者弗
可以強雖授之者亦弗以強之人而宋之蔡元定之

徒必欲強知之強能之而又強兼之豈不左甚矣哉
始元定以天文傳諸其子載諸書傳旣自謂得之人
莫有非者矣明興高皇帝軍中置表乃歷驗書傳天
文之謬亟語羣臣改削蔡傳劄示天下學子無蹈其
誤又嘗閱宋龐元英記元定與鄉人卜壠咸繆鄉人
至作詩刺譏之然則元定之天文地理亦何殊于見
夢中之焦鹿而畫訟于官家者也夫夢蕉鹿非誣也
然而以夢求則不可執而訟矣此奚獨元定哉泰同
契者漢魏伯陽所作火記之亞篇也雖假諸易卦而
義實不貫不註可也晚宋儒者必爲較釋而托諸鄒

訢至令丹家者反譏其失天之爲體也尤不可推測
求也宋儒者或言如弓或言如蓋或言如磴或言如
卵而皆未可知晚宋儒者必曰有天殼吾未知殼之
外又孰物也亦孰從而覘知之也嗟乎宋儒者何其
好博哉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若
宋儒則幾於不知爲知矣雖然俾宋儒者誠知之則
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當春秋已貴博其著
者左史倚相子產叔向然二子者治國不倚于博漢
臣博者稱司馬遷東方朔劉向楊雄方朔至能辨覈
仄識畢方事涉奇晉臣博者稱束皙杜預郭璞張華

華能識寶劍之氣明銅山之崩辨龍鮓之色審石鼓之扣記然石之異認海鳧之毛事浸奇唐臣博者稱虞世南段成式杜佑賈耽耽能兼曉陰陽象緯醫卜居相位時民有失牛者叩之馬上耽發笥推盤知牛所在有病惡癰者卽知龍水之爲療又知枯井藏書事尤奇又有人主者石書輒乙其處又有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至于辨食萃之非蘋蕭識跳脫之爲脫鉶之數君臣者可謂博矣然而以議道則荒以窮經則賊以制事則繞以修詞則靡曾何補於是非之實理亂之原莊生所謂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搏於手

者樹無用之指此後儒者之爲博也雖然使數君臣
者誠用之則亦可謂博物而未可謂博學也夫水一
也而與兒易牙辨味淄澠陸鴻漸則能辨江水與南
零水之殊一斛之中孰首孰尾乃李贊皇亦能之贊
皇辨江表水與石城水咸不爽此皆爲異然猶以口
飲而別之也若鴻漸飲茶知爲勞木所烹此尤爲異
耳之數子者之於物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漢眞
玄菟曹元理數人者咸稱名博達一日陳廣漢謂元
理曰吾有米二困忘其碩數子爲吾會之元理以食
簞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有奇西困六百九

十七石有奇後果覆如其數已而元理復算廣漢資
業甘蔗廿五區應收一千五百卅六枚蹲鴟卅七畝
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後皆覆如其數又有用勾股法
算南北極曰相去不踰八萬里又云東西南北相去
二億三萬餘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又云地去天
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又云日去地常八萬里之數于
者之於物之於天地博矣然亦未可謂博學也

博辨下

曰夫子所稱博學豈異是與曰夫子所稱博學言無
適非學也彼誦書考古博物治聞特學一事耳而非

言博學也子不聞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公明宜
從于曾子無所不學知夫子之無不與公明宜之無
不學則知博學矣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曰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曰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曰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學
如是何其博也記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曰立而齋

坐如尸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顏容靜頭
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
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如是何其博也昔者子
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請息事君子曰詩云溫
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事親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賜願息
于妻子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
焉可息哉賜願息于朋友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僕朋友焉可息哉賜願息耕子曰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

息乎曰望其曠畢如也曠如焉如也子貢曰大哉死
乎君子息焉夫以事親事君至于妻子朋友耕稼死
而後已學如是何其博也若夫讀書考古博物治聞
特學一事耳而未可言博學也曰若是則夫子言博
學足矣乃又教顏子曰博文約禮何也曰文者學之
事也至不一者也故稱博莫非文也則莫不有吾心
不可損益之靈則以行乎其間者禮是已禮至一者
也故稱約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矣子
知約之爲博也而後知孔門博學旨歸也此不可不
辨也曰若是則散之視聽言動者博文也存之勿非

禮視聽言動者約禮也夫子示顏氏爲仁之目其卽博約之訓乎曰然曰約禮則約矣然而出門使民與執事之敬也居處之恭也與人之忠也終食與顛沛造次之仁也言行之忠信篤敬也視之明聽之聰色之溫貌之恭見得之義也富貴貧賤患難夷狄之行也父母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也妻子之刑朋友之儀播穀之勤也亦若是乎其燦燦弗一也而亦謂約禮可乎曰子以謂是燦燦弗一者果自外至耶抑亦自中出根於人心者耶曰疇弗根心者矣曰子以爲人心之燦燦弗一者必有宿貯分具候時位而出

耶抑亦其靈則至一者無有宿貯分具隨時位而出耶曰疇弗出靈則至一者矣曰若是則謂非約禮可乎故曰苟不約禮則文失其則雖博而非學是故有是文則有是禮非文外禮內也博之文必約之禮非博先約後也子欲知禮乎請詢子之靈則

明中上

弟子曰學有至乎胡子曰有之靈則至也曰靈則奚謂曰堯舜之執中是也雖然子不求道心之微又焉識所謂中

曰心一也曷爲有人心道心之異曰心之宰性也而

形氣宅焉是故心之動也宰于性不役于形氣是爲
道心道心故有者焉役于形氣不宰于性是爲人心
人心故無者焉道心則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是也
人心則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是也曰曷以見微危
之異曰道心者以其無爲爲之者也無爲者其止若
淵其行若雲子思所謂不睹不聞孟子所謂不學不
慮是也微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有向非故有則烏
能微人心者以其有爲爲之者也有爲則其動如波
其行如驟抑詩所謂愧于屋漏孟氏所謂行不慊心
是也危不亦甚乎以是知其故無向非故無則烏有

危曰精一何居曰微哉道心弗以人心襍曰精弗以人心二曰一弗襍弗二則內無偏倚外無過不及中不在斯乎故曰允執厥中是故外執中語學非堯舜學旨也外道心語中非堯舜中旨也

曰允執之中與未發之中同乎曰未發之中中也發而中節之和亦中也焉弗同與中庸之中同乎曰發而中節焉弗中庸亦焉弗同與易之天則書之皇極詩之帝則記之天理孔子之矩曾子之至善同乎曰焉弗同與約禮之禮同乎曰焉弗同

然則世儒所稱至當同乎曰世儒所稱至當非不同